

世间繁华

## 在巴黎过春节

●李春雨

清晨,我在11区的中国红超市门口等卢卡斯。晨曦刚漫上车窗,流云捧出的丹彩比往昔更加烂漫。这是我参加学校的项目,到法国索邦大学交换学习后第一次在巴黎过春节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独居海外,无法和父母团圆,但邀上三五好友做一顿年夜饭,也能让日子飘出红红火火的年味。

卢卡斯和我负责采购食材,我们边走边聊。“每年春节,我都要去街头看华人舞龙舞狮,太震撼了!我听说在中国,龙是祥瑞和尊贵的象征,狮子是勇敢和力量的代表,人们舞龙舞狮,是为了祈求平安和丰收。对吗?”“没错,你连中国民俗都这么了解?”“我可是妥妥的中国迷!”卢卡斯骄傲地说道。

超市里,一对法国夫妻在给小宝宝挑选礼物——刻着“福禄”的葫芦彩灯。粉雕玉琢的小宝宝身着小夹袄,头发是软软的小卷毛,手里攥着小彩灯,笑起来就像中国年画里的娃娃。椰奶、榨菜、猪蹄、云吞皮、小笼包、春卷……把购物车装得满满当当,我们匆匆往回走。

刚到家,卢卡斯就喊:“LEE,快来,教我包饺子!”他和另外两个法国同学已经卷好了袖子,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赶紧拿出肉馅和面粉,开启教学模式。“两勺生抽,一勺耗油,把葱姜花椒泡到热水里,饺子馅才能鲜嫩多汁。”葱花热油,烫出香味,切碎的大白菜加入其中,馅料的颜色层次顿时丰富了起来。卢卡斯力气大,自告奋勇要拌饺子馅,我则手把手地教那两个法国同学擀饺子皮。

“有人知道,为什么过年要吃饺子吗?”话音刚落,卢卡斯就抢答:“我知道,因为饺子看起来像

中国的元宝,过年吃饺子意味着来年能够招财进宝!”“不愧是中国迷!还有个原因,估计你就知道了。饺子的汉语谐音是交子,中国古代,过年时要守岁和祭祀,之后再吃饺子。算时间,恰是十二时辰里的子时。饺子便有‘更岁交子’的意思,寓意辞旧迎新,吉祥如意。”“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,看来我这个中国迷还有漫漫长路要走。”卢卡斯说。

我招呼他包饺子:“中间对齐,顺着扭褶。”卢卡斯信心满满地用力一捏,却把馅挤出来了。“我太贪心了,不应该放太多肉馅。”他不好意思起来。

突然,屋外变得热闹起来。我探头一看,一只彩狮正伴随着锣鼓声在超市门前的小广场舞动。“舞狮啦!”一屋子人迅速跑了出去。只见一人领头一人摆尾,把狮子舞得栩栩如生,时而摇头晃脑,时而弓步站立,时而大步跳跃。一群法国人举起手机在拍,脸上全是笑意扬。“如愿以偿,如愿以偿了!”卢卡斯兴奋地说。

舞狮结束,我们继续做饭。不多时,炸春卷、小笼包、胖乎乎的饺子和各式菜肴摆上桌来,把过年的仪式感装点得盛大而隆重。大家齐声用汉语道了一声“新年快乐”,开始包饺子。想起小时候过年,姥姥都是在一家人看春晚的时候去包饺子,《难忘今宵》唱起时,饺子已冒着热气躺在盘子里了。姥爷这时会说一句:“好吃不如饺子!”

室外寒风凛冽,北半球昼短夜长,正好给欢聚留足了时光。肉嘟嘟的饺子蘸上醋,让卢卡斯吃得也不亦乐乎,一口咬下时,汹涌的汤汁掠过下巴,差点滴在衣服上。他故作无事地抹了抹嘴,又抄起筷子,投入到与饺子的厮杀中。

看到微信群里有人发腊八的贺语,一阵感慨涌上心头:时光过得真快。俗话说:“过了腊八就把年来数。”这一“数”,就到了小年。小年预示着春节就在眼前了,于是人们开始忙活起来。

忙什么?按习俗,首先要除陈迎新。打扫卫生,擦玻璃,清理杂物,该刷的刷,该抹的抹,一年就一回,麻烦也要干。地板不但要擦干净,还要打蜡;地毯太阳高照时要搬出去晒晒,至于床上用品,被单、被罩、枕巾、枕套,虽然也经常清洗,但要过年了,洗过也要再洗一遍。个人卫生更不能马虎,穿过的衣服统统要进一次洗衣机,皮鞋靴要一尘不染。头发留长留短不是问题,关键要合适,女的要飘逸大方,男的要显出精神。

表面文章做足了,要考虑内在了。民以食为天,过年一定要认真准备丰盛的食材。荤,离不开鸡鸭鹅、猪牛羊,鱼,南北水域不同,种类也不同。不过现在物流发达,南方舌尖上美味,北方照样可以享受,北方盛产的美食,南方随时也能品尝。传统的做法是,好吃的食物塞满冰箱、冰柜,实在放不下,背阴的阳台也可以临时“冷藏”。尽管服务业兴旺,但再方便也要去购买。于是,一趟趟跑来跑去,一大堆一大包吃的喝的,从超市商场源源不断运到家中。能不能吃得了,没人去计算,会不会过期变味也没太多考虑。过年,人就像失去了理智,生怕缺吃缺喝,一个念头:买买买。普遍的抱怨是:累死了。累,但心里高兴,因为过年。

忙年是传统习俗。每个人在过年期间,特别是过了小年之后,心头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忙碌感紧迫感。尽管当下各方面条件与从前相比改善和提高了不知多少倍,方便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,人们不必再去为繁杂的家务活而分心,也不必为商品供应紧张而担忧,更不必为能不能过一个称心愉快的新年而焦虑。然而心神不安无法摆脱,更多的人主动去忙活,甚至有意去制造劳累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,才会在年到来之时轻松愉快。传统习俗有时就是让人变得不可思议,不可理喻。人云我云,亦步亦趋,众人皆醉之下,独醒反而显得孤芳自赏,鹤立鸡群,不受人待见了。

曾听说一位超级富豪的太太每逢小年过后,便换上工装,跟家里的佣人一起打扫卫生,一起去商场购置年货。富豪开始还好意相劝,让太太不必事必躬亲,后来发现,忙活后的太太尽管也喊累,但容光焕发,精神矍铄。

忙年,体力上确实有一定支出,但换来的是快乐满足,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。特别是孩子和老人,那种渴望、期盼过年的情绪,让人看了无法不深受感染,无法融入其中。

时间碎片

激情忙年

●王溱

万家灯火

## 新年在呼伦贝尔雪原上

●安宁

看天气预报,过年这段时间,呼伦贝尔雪原每天都在零下二十摄氏度左右,算是温暖的好天气。想想,或许是上天怜惜雪原上需要在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人们,也或许是火神在天上给人间说了好话,才会将温暖的阳光赐予大地。

雪原上的人们信奉上天的力量,同时尊重猫狗这样弱小的生命,相信动物虽不能言语,却可以通灵,能够代替人类向苍天传递希冀。所以不管它们做过什么,人们都能给予原谅和宽容。就像这两天我和阿妈、弟媳凤霞、弟弟贺什格图四个人,好不容易包了一大袋牛肉水饺,放到门口冰冻的时候,常来和花花嬉戏的邻家大狗,竟给一口气全吃光了。我顿时觉得郁闷,躺倒在炕上气呼呼地说:“我们的辛苦全让狗吃了!”阿妈却哈哈大笑个不停,好像这是一件给她今年的最后一天带来莫大乐趣的事。她还猜测说:“别看花花跟那狗平时玩得挺开心,它要是知道了这事,肯定得和那厮打一架,因为未经允许,花花从来不吃自家橱柜里的东西。”

所以虽然到了一年中的最后一天,因为这些给牧民们带来希望的牛羊猫狗,整个小镇还是处在日常的忙碌之中。早晨在院子里,依然可以看到栅栏外,骑马拉着一板车干草,慢慢经过的男人。大路上狗在追逐嬉戏,小猫蹑手蹑脚地走到一株干枯的哈拉盖草旁边,捕捉一只正专心啄食的麻雀。喜鹊们又占据了食物丰盛的垃圾堆,牛吃完了干草,排队到雪原上溜达。蓝天下倏地飞过一只不知名的大鸟,成群的羊聚在太阳下,百无聊赖地说着闲话。负重前行的爬犁,在雪原上溅开洁白的浪花。此时此刻的城市里,店铺歇业,小贩们不再劳作,全都打烊回家,而雪原上的人们,却不能将动物们弃之不顾,年味,是飘荡在牛羊咀嚼的干草堆里的。

不过互相串门的人们,还是带来了浓郁的年的气息。镇上两个女人拿着手电筒,走了四十多分钟的夜路,来给阿爸阿妈拜年。不过她们此行的目的,还有更重要的一个,就是看望阿妈家刚刚过门的儿

媳凤霞,以及千里迢迢从呼和浩特赶来的我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见见她们,阿妈就打开了我房间的门,将她们让到了炕上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又担心说了她们也听不懂汉语。不过其中一个面容白净的女人,很热情地用蹩脚的汉语告诉我,她的儿媳妇也是汉族。而另外一个黑瘦的女人,则问我是否习惯这里的寒冷,又问能否听得懂蒙语。我立刻“炫耀”道,我会说好几句话了呢,比如吃饭是“吧嗒伊德”,喝茶是“奥彻奥”,在做什么是“压基”。大概是我说得蹩脚了,满屋子的人都笑弯了腰。而气氛也立刻融洽起来,旺旺的,像火墙里穿行的通红的火。

阿妈一家对春节晚会的关注,历来很淡。阿爸看了片刻,便起身走了。凤霞在忙着做鱼,根本无暇去看,她说自己从小到大,就没有正经看过一次春节晚会,他们家这个时候要忙着做牛血肠、挂子(用牛肉炒制的咸菜),杀猪宰羊,包一编织袋的饺子;所以她嫁到这里,也把这些事情一并承继过来。基本上,这一天凤霞就没有出过厨房。贺什格图和鹏鹏则打开了麻将,并不忘支起一只耳朵,听最新下载的蒙古族歌曲。阿妈则在煮手把肉,还顺手给我蒸了一大碗地瓜。我在弥漫了所有房间的油烟味里,也忘了看每年都没有落下的春节晚会。走进客厅,我才发现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,错过了许多一直期待的明星。

这一天,是我看到的小镇最明亮的日子。我跑出去看整个镇上炸响的鞭炮,瑟瑟发抖地在被照亮的雪地里看了一会,就穿过寒气,猫一样嗖地钻进屋子,恰好跟阿妈撞了个满怀,她笑着将我拉进房间,又帮我扑打干净身上的冷气。其实我很想告诉阿妈,我已经不太惧怕雪原上的寒冷了。

我不能熬夜,一点多的时候便关灯睡去。凤霞进来,又帮我打开灯,笑着说:“今天除夕,房间里不准关灯呢。”一向没有开灯睡觉习惯的我,这一夜,却睡得很香很沉。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 1000 字—1500 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、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 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 “文化青岛”